



白蓮女杰

蒋维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白 莲 女 杰

蒋维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晓谷

封面设计：孙 彬

插 图：

白 莲 女 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21 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9,700 册

书号：10118·969

定价：1.47元

目 录

第一章	齐林之死	1
第二章	黄龙垵聚义	24
第三章	中州传警号	37
第四章	巴山老林	78
第五章	经略大臣入四川	108
第六章	王聪儿渡汉水	142
第七章	战东乡	196
第八章	剪刀架	223
第九章	双庙子勾心斗角	259
第十章	八方风雨会川东	291
第十一章	夔门烽火	338
第十二章	喋血卸花坡	393
后 记		414

第一章 齐林之死

一

香烟缭绕、白幡舒卷，一只竹丝编织的大簸箕挡住山门，信徒们左男右女排列在庙内正殿两旁——这是一座座落在湖北襄阳城郊的古庙，神像早已圯颓，神龛上挂了一幅无生老母的画像。白莲教信徒们借此地传播教义。

在汉水流域颇有名望的、襄阳郟阳一带的“教师”、号称大师父的齐林，原来才是一个二十挂零的年轻人。古铜色的方脸庞上，嵌就鹰勾鼻和厚实的嘴唇；眼窝深邃、浓眉大眼。他身着白冠白袍、气宇轩昂，站在无生老母画像下面，讲述白莲教经卷：

“弥勒佛出世，世界必一大变，释迦牟尼的正教就要衰谢。”

“弥勒佛出世，人心均平。无若干之差别，谷物丰贱，人民炽盛。”

“入白莲教者，患难相助，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

“升兜率天，往生净土……”。

“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

听众虔诚地谛听宣讲，沉溺在教义的奥秘里。
宣讲结束后，教徒们又喜悦地期待着。

期待之一：听，那熟悉的渔鼓，亲切的竹板、
摇人心旆的乡曲。唱的曲调是湖北渔鼓，词儿是齐
林根据教义编写的；演唱的是一个走村窜寨的盲翁、
白莲教老教友。

“真空家乡无天地，
无生老母先天立。
吩咐合会男和女，
不必你们分彼此。……”

“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
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

“天上换玉皇，
地下换阎王”。

“天地供我主持，
鬼神供我驱使”。

热辣辣的字句，在教徒心田播下火的种子。

期待之二：拳击，那可是饱人眼福的。先由齐
林的徒儿们在佛殿的天井里练了一套猴拳，把大伙
逗乐了。然后由一群白衣素裙的小姑娘练一套绵拳，
她们象一群缟素的矫捷的仙女，击拳时柔中有劲，
绵里藏刚。

今天还有套很不寻常的拳术，这是齐林和他新

婚的妻子、专在妇女中传教的二师父王聪儿对拳。

齐林是襄阳府衙门的捕快头目，幼年曾在武当山学内家拳法。内家起源于宋朝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是以静制动，常使对手应手即仆。十七岁的王聪儿是一个伶俐的孤女，从懂事那天起，就被卖在马戏班子里学艺，十几个寒暑的熬炼，她练就浑身本领，身轻如燕，往来如飞，且习得少林外家拳术。

多年来，白莲教传教中，植根于民间，很能照顾民众的心理、要求。教义可以改作戏文、小曲演唱，赏心悦目。弄刀弄拳既是娱乐民众，又可使教徒尚武，一旦举事，谙习战斗。身为传教师父，必须身体力行。

“好啊，小俩口比武！二师父作了新娘子，更加英气勃勃了！”

“简直象个穆桂英，”姑娘们嘀咕着。

“咱齐林大师父，可不是窝囊的杨宗保。”愣头小伙子们不服气地向师姐、师妹们顶撞过去。

“嘻……”一丝强行抑止的笑声。

恰在这时，眼前倏地一亮。

“王聪儿！”众口啧啧地称道。

身穿白绸窄袖短衫、白素练裙、脚下一双白色小蛮靴；腰系素带，打着丁香结子，头扎银纱抹额；粉红的莲子脸儿，眉含薄翠，眼溜清波，恰是亭亭

玉立的一朵白莲。汉江两岸人们艳称她是“马戏班的赛昭君”。

齐林也脱去冠袍、换上一身青色密排扣的短打。小俩口向教徒们抱拳为礼，正要摆开架势作一番较量……

探马头李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来。齐林忙收住架势，把探马头让到客房：“有什么情况吗？”

“总教师刘之协来到城里，说要约期举事，请大师父火速回城。”

“好！”。

小俩口的技艺在这次集会上虽没有得到机会显露。但他们将要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去搏击风云、显露其光彩照人的英姿。

二

清初，统治者就下令取缔异端邪教。但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廷将白莲教首领刘松捕送甘肃充军。刘松的大弟子刘之协继续在湖北、四川、河南等省传教，并物色到一个叫王发生的教徒，诈称他是明朝皇帝的后裔，拥为领袖，以此作为号召，组织抗清斗争。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因谋反泄密，清朝统治者将王发生发配新疆。同时，飨令各省搜捕教徒，“勿使漏网”。各地贪官，借搜捕教徒为名，对民间敲诈勒索，层出不穷。

内中特别暴虐的，要数武昌府同知（知府的副职叫同知）常丹葵。他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巡捕教徒，迫害无辜数千人。估逼索贿，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壁上；又将教徒捆绑成串，密密麻麻地撵上木船，押送省城。船上屎尿乱流、加上天热人挤，臭气熏天，饱受毒打浑身受伤的教徒，怎禁得这般折腾？许多人活活困死船上。衙役们将尸体往长江里一抛；于是沿江沙滩上，时常可见肿胀、腐臭的尸体。这样，在两岸人民心中，播下了更多的仇恨。他们愤怒地呐喊：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刘之协，这个身著道袍、头挽道人髻的老人，处处受到灾难深重的民众的掩护，爬山涉水，风尘仆仆，加紧组织起义大业。

乾隆六十年（1795年）秋天，他来到湖北襄阳，下榻在西城角一家冷僻的小旅栈里。立即派人知会齐林，有要事相商。

不多一会儿，齐林来到了。

刘之协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乾隆皇帝将于明春退位，举行‘内禅’大典。这正符合谶语，是我们

发动起义的好时机。”白莲教会里早就暗中流传的谶语应验了，那谶语是七个费解的字：木立斗世谓当绝。

好端端一个乾隆皇上，为甚么要退位呢？难怪紫禁城内，刚刚放出风声，亲贵、重臣们便纷纷阻谏，都道皇上精神矍铄，比尧舜还要长寿，今享八十五岁春秋，当再庇护臣民十五年，百寿之后，再传太子也不为迟。

孰料乾隆主意已定，他想自己登基六十年，“武功十全、同堂五世”，尊荣已极，常言“尊不嫌至，贵不厌极”，也算一种急流勇退的哲理。因此，他晓谕亲贵们道：“朕二十五岁即位，曾对天发誓，若得六十年在位，就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指康熙）六十有零的年数。今蒙天佑，甲子已周，初愿正偿，何敢再生奢望。皇十五子颙琰，克肖朕躬，朕已遵守家法，书名密缄，藏‘正大光明’匾额后。拟先册立为皇太子，追封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为孝仪皇后，位居孝贤皇后之次。皇太子初登大宝，或致丛脞。此时朕躬尚在，自应随时训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宫里一番密议，渐渐传到北京街头。人们议论纷纷，各自加以不同的揣测。而后，果然由礼部“参酌古制，揆合时宜”，举行册立皇太子、追封皇太子生母为孝仪皇后的仪式。于是“内禅”的消息便被证实了。

而这，正好应验了“木立斗世 汨当绝”的传说。

要解释这句谶语，需从清朝开国说起。当崇祯自缢、顺治入关，兵发江南的日子里，清廷下达薙发之令，要汉族人民易冠裳、留豚尾，当时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更加上满州贵族圈占土地、掠民为奴等暴政，激起汉族人民纷纷抵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鲜血浸透了南朝金粉之区。反清斗争后来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然而不少有志之士，窜身山林，结义民间，欲潜伏一时，待机而动，反清复明。于是有清三百年间，白莲教与洪门香火不断，前仆后继，坚持抗清，最后终于推翻清廷。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洪门首脑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略谓：

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何以知之？曰凡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无不尊信《封神》之传，凡江浙闽广无不崇拜《水浒》之书。故白莲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洪门即哥老会（袍哥）也传至北方，白莲教也由北向南传播。有的地方，二者合而为一。在白莲教、洪门会中，为表达反清思想，有意将“清”字“斩掉主头”写作“汨”字。而“木立斗世”系利用拆字的方法，隐隐约约，泄示“天机”，以吸引信

徒：

“木”拆开为十八，应顺治十八年天下。

“立”上“六”下“一”，应康熙六十一年天下。

“斗”拆开为十二，应雍正十二年天下。（以虚数计，当为十三年）

“世”字为“二卅”即六十，应乾隆有六十年天下。

“木立斗世羽皆绝”者，暗示清朝到乾隆六十年必有大乱，国脉要断绝了。无疑地，在当时比较迷信保守的下层民众中间，这七个神秘的字，胜得过许多篇煽动举义的檄文。

不几天，襄阳街头就出现木刻墨印的黄纸揭贴，上面就印着这七个大字。茶坊酒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唧唧咕咕地说悄悄话。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衣人来在襄阳南郊有名的岷山上，山后有一刀削斧劈般的悬岩。黑衣男子将绳索套在悬岩边上的一棵卧松上，黑衣女郎溜绳而下、捷如飞燕；她停在悬岩中间，用一支写对联用的毛笔蘸满随身带来的蜂蜜，在绝壁上写了七个大字。

第二天，人流象朝山进香一样，纷纷拥到岷山来，争看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见过的奇迹：蚂蚁绣字。

看吧，山上的黑蚂蚁、黄蚂蚁，牵起线线，排

成单行，从四面八方绝壁中间爬来。然后秩序井然地聚在一块，绣成七个大字。

天底下哪有这样遇缘？蚂蚁绣成的也是人们蹲在茅坑里都在摆谈的“木立斗世阴皆绝”。“啊，看来硬是有天意！”老年人会在一起就咬耳朵交谈。

偌大一个湖广省，外加川、陕、豫、甘都传遍了这一奇迹。

加入白莲教的更多了。入教的青年男女舞刀练棒更加紧了。一个秀才形容当时的情势，文诌诌地抛了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

1796年丙辰正月初一，北京城里果然举行了“内禅”大典。乾隆在太和殿上亲授皇太子御宝，皇太子敬谨跪受，率诸王大臣恭贺太上皇，贺毕、太上皇摆驾还宫。皇太子遂登帝位，改元嘉庆，坐上透雕五爪云龙纹镶镂铜角紫檀宝座，受群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下诏大赦，册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

又过了一些日子，嘉庆侍太上皇御宁寿宫开千叟宴，朝廷各部、院、司、监年满六十以上的官员，均恩邀赴宴。红烛高烧、御香缥缈，佳酿流霞、珍

饕罗列。翎顶辉煌的官员们，齐颂尧天重见，共祝帝道遐昌。

谁知乐极生悲，军机处当值的军机章京神色张皇地入宫，请领班军机大臣将湖广总督毕沅（秋帆）上奏的六百里加紧军报呈送御览。嘉庆阅罢，双手恭呈与太上皇，父子二人面面相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这军报不啻晴空一声霹雷，不仅使千叟宴不欢而散，而且是一个很吉祥的警号，预示了清王朝“由盛入衰”。

军报的内容是白莲教“作乱”湖广。正月初，张正谟发难于湖北宜都、枝江；继后，长乐（今五峰）、长阳、当阳也揭竿而起。当阳城破、知县被杀！啊，戕害朝廷命官，这不是谋反是什么？

原来当阳县令听说四乡有白莲教徒聚会，县境骚动，便想先发制人，抓几个为首的来砍脑壳，杀鸡给猴儿看，以防范于未然。他命人击鼓升堂，传谕三班衙役，要他们严捕本县“吃教”的头目。没想到衙役们拿起铁链子在公堂上就将县官拿来锁了。这县官糊里糊涂还在乱嚷：“你几爷子莫非喝醉了酒？干吗把老爷们锁起！简直大逆不道。”衙役们笑嘻嘻地逗他：“大老爷，我们都是白莲教，不抓你，抓谁呢？”

县官看着旧日的部属死皮涎脸地说：“那你要把老爷们拿来怎么办？”

“不敢把老爷怎么办。老爷平素喜的是银钱，我们给老爷送点礼，请老爷回老家去。”说罢，一个衙役扛来一大串小钱，约模十多斤，就当朝珠一样给县官挂在脖子上。县官见众人眉开眼笑，似无恶意，心里还在盘算这串“礼物”合多少银两。

“老爷敢是嫌礼轻了？”于是又有人拿来许多蜂窝眼纹银，用线网拴成两砣，给他脖子上“加码”，并令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这一下县官才作了慌，第一次感受到银钱的累赘，也明白自己凶多吉少。明晃晃的钢刀架在头上，他只好顺从地敲响铜锣，走上当阳县的街头。

这真是破天荒的稀奇啊，当阳县民众切齿愤恨的贪官在白莲教起义的风暴中~~游街示众~~。街头巷尾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比过年过节还~~喜辣。瞧，杂货铺的老板娘~~比~~兄弟拣一串干~~子~~来点起，~~响~~哧哧一啜，~~细~~嫩~~的~~得~~跳~~花~~儿~~开。

四

枝江、当阳提前发动，却给白莲教选择在中心地带——襄樊举旗造反带来困难。

湖北，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扼长江中游，依阻江湖、襟带湘沅，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岭山脉东延

到鄂西北的伏牛山陡然中断，在它同鄂、皖、豫东交界处的大别山、桐柏山之间，有着一小块平原，这就是有名的“南(阳)、襄(阳)隘道”，这儿北趋中原、西通陕川、南控湘粤，实为形胜之区。

当时的襄阳，不仅是县治、府治的地方，而且是安襄郢荆道道署驻地。湖广总督毕秋帆犹恐襄阳有失，密令道、府、县会商妥善办法，未雨绸缪。

从乾隆六十年腊月以来，襄阳城人心惶惶。城里的富室往乡下搬迁，乡里的绅士又到城里避难。每天城门洞都为这一进一出的运载铺笼帐被的车马堵塞。官府也不知所措。接得总宪密令，安襄郢荆道道员王正常约集襄阳知府张三纲、署襄阳知县张翱来署议事。届时张三纲先至，久等不见张翱到来，二人遂先行会商。

半晌，署襄阳知县张翱喘着大口粗气急匆匆地赶来，跨进道署厅堂，顾不得官场礼仪，向上峰拜见、请安、侍立、候教等过场；仅只是朝着二位上峰躬身作揖，便忙不迭的禀道：

“观察公、府尊大人，恕卑职来迟一步。只因敝县衙中，获悉白莲教徒将于元宵节在城中作乱，乱党名单业已查获。呈请一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巡道把知县呈上的名单一看，才晓得道、府、县衙门中许多衙差都入了白莲教，自己被蒙在鼓里，哪里去辑拿乱

首？

襄阳知县张翱平时为人厚道，爱施小恩小惠笼络下属。县衙里有一个叫秦学庸的职司誊录的老库书，平素嗜酒如命，年轻时狂饮烂醉，弄得阮囊空空，偏偏快满五十岁了，想到鳏寡一生，清淡无味；有天仗着酒性，竟对知县夫人的贴身丫头春兰起了心，在衙署的桂花林路遇的时候，秦夫子竟用瘦筋筋的指爪去“触犯”春兰饱胀的胸脯，结果挨了春兰一记响亮的耳光。

也许是出于怜悯之心，知县大人张翱不仅没有责备这位穷途潦倒的迂夫子，还去安抚知县夫人，甚至还去劝说春兰。而且况且，格外施仁，一乘花轿将春兰送去与秦学庸拜堂成亲。

当然，对县太爷此番义举，也有人在戳背梁骨，说是春兰与主人家早就有一手，怀中都揣起了；正害怕露了形迹现了象，县令夫人醋海生波涛，拿来咋个开交？活该老夫子红鸾星高照，反正又不算戴绿头巾，抽他出来顶起。岂不两得其便？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县太爷用一个丫头（通房丫头？）买了一个人的心。这位老夫子有许多酒友，这一晌见老夫子难得上酒馆，成天厮守闺房，有的嘲讽秦老夫子酒品不高，有的却钦羡他“桃花偏照夕阳红”。这天县衙门茶役胡老七在十字街口碰见老夫子，生拉活扯拖老夫子到“汉江春”喝一壶。